

往年过年呢,头些天我总会去家门口的花乡花市转个两三回,买些花草绿植回来,装点一下过年的心情,打扮一抹春节的风景。宋人苏东坡说过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,士俗不可医”。类似这样的话,清人郑板桥也爱说。此话白理不明白,居家的日子有些许花草绿植点缀,能养心养目,蓄气蓄势,能让人不俗。起码呢,能让人多点心平气和,蛮好的。

以往过年买花,我首选大蕙兰,因为其花花繁叶茂,有过年的那种声色。其次多有买的是茶花和蜡梅。茶花买的是盆栽,无论红茶粉茶白茶,花开时都分外妖娆,一屋的喜悦。然而花谢后尽管我也曾精心地打理呵护,但总是不再开花了并渐渐地死去,怨我养不好、不会养。蜡梅买的是切花,大都从四川那边空运过来,捆成一扎一扎地卖。黄色的蜡梅插一扎放在客厅里,会

让人感到素雅和书卷气,并在不经意间能嗅到有阵阵的暗香袭来。遗憾的是它的花期太短,两三天后便会香消花谢了。不过花谢后那枯萎了的花朵却肯掉落下来,而是紧巴在枝干上形成干花。加上梅花的枝条有种坚韧不拔、筋骨凛冽的气质,我便把它移到画案前,照着葫芦画。

我特别喜欢画黄蜡梅,斗胆画过好几幅五六米长、一米七八高的大画,还受到过大画家潘公凯先生的表扬,先生表扬我敢于通篇用画家慎用的“明黄”颜色入画,表扬我枝条的“穿插”画得还可以。嘿嘿,我懂得潘先生这是在鼓励我,鞭策我。也知道敢于用明黄入画,是自己的“无知者无畏”。而枝条的“穿插”尚好,则是我画案前那蜡梅干枝给我的启迪和滋养。指导我画过

过年话花

郁钧剑

西先生,他们都是我不敢忘记的先生。

十几二十年前我常有机会去我的南通老乡、大画家范曾先生的府上拜访、求教。有一次他欣然在我携去的一幅也有五六米长、一米七八高的《梅花图》上补画了两只飞鹤和一位古人,并赋题为《林逋梅鹤图》。我知道那位古人就是北宋人林逋,因为此典就出自于他,他一辈子不肯出来做官,也不曾娶妻生子,隐居在杭州西湖的孤山,种了好多的梅花,养了好多的白鹤,写了好多的诗,世有“梅妻鹤子”之称。

今年过年我没有去花乡的花市买花,一是因为节前去了趟日本,参加了全日本华侨华人的春节联欢会,回来已是除夕前日

梅花的还有大画家王明明先生、吴悦石先生和詹庚

了,想想花乡花市的花,节前一定会涨价,一定会很贵,所以就没有去;二是不知为何,现在去逛花市的欲望和所有过年的“欲望”都比过去少了许多,淡了许多。且都是说不想去了就不去了,这似乎也就算是一种“放下”的心态吧,蛮好的。

不过今年过年家里倒是没有缺鲜花。年前有快递送来了两盆含苞待放的牡丹,但至今我也



不知道究竟是准送的。只是快递将它送到了家门口交给了家人,并留下了一笺纸几行字:“尊敬的老师,感恩您对我的殷殷教诲,愿您蛇年的日子像牡丹一样。此花大年初一会开放,就如学生在给您拜年!”大年初一天,牡丹果然如期绽放了。牡丹与梅花的气质气韵均不同,牡丹凭姿色,梅花见风骨。相比之下,当然我更喜欢梅花。不过家有盛开的牡丹也蛮好,它是一个好兆头,象征着有富贵荣华的来年。



画朱 戏刚 萧惜芬装疯卖傻 诸葛暗扶危济困 痴诉点香 (设色纸本) 朱刚

一年有四季,风霜雨雪各不同;一天有白日黑夜,日出日落,月挂柳梢。似乎每天的日子是相同的,其实大自然早已安排了不同。每天的生活看似是相似的,可仔细体会也是不同的。

日日相同又不同

半是丰盈

过日子,相同的日子差别的是一个“过”字。大自然区分了春夏秋冬,古人的智慧创造了节气与节日,自然与人类是在相同的乏味中点缀着不同,让生活变得更有滋味。

“品”字有三个口,每一个都是感受,汉字的含义意味深长。食物的滋味是用口来品尝的,那生活的滋味呢?是我们用身心去品尝的。人们经常会说第六感,这多出的一感就是人与天地之间的灵感。机械的日常、生活的琐碎、人生的无常,让这第六感越来越失灵麻木,我们封闭了自己的感受其实是愧对了天地的馈赠。

日日相同,日日又不同,于平凡中见美好,一粥一饭皆不同。



夜光杯

刚进出版社的头两年,我正处于烘焙新手的热情期,周末在家没少折腾烤箱,同事们

都吃过我带到办公室的饼干蛋糕。好些年没做点心,最近重拾烘焙的热情,从头学习我觉得过于轻盈而没怎么做的戚风蛋糕的制作。前不久和老同事聚会,带了一只不怎么成功的可可戚风。下料重,所以尽管膨胀不够完美,还是好吃的。

我第一次对烘焙产生兴趣,也是在冬天。每到寒冷的季节就格外嗜甜,似乎是人类的本能。关于冬日与甜的记忆可以追溯到更早。在云南,每到春节前,卖米花糖球的摊子比平时多,生意也总是更好。染得红红绿绿的米花糖球看着喜气,啃起来有点费劲。更常见的是散的爆米花,不是如今电影院门口以玉米为原料加了大量糖浆的那种,而是米花机爆过的大米,一粒粒圆胖可爱。过年期间无论到哪家做客,主人通常给大人倒茶,给孩子倒一杯加了米

生活需要几分甜

默音

花和糖的热水。糖的甜和米花的香被热水化开,相融又独立,喝糖水,嚼几粒变软的米花,喝完后用勺子打捞沉淀,颇能消磨时间,对孩子来说冗长的成年人的社交就这样被稀释开来。

现在回想,儿时常见的云南的甜食,有不同的甜度。玉米粑粑是玉米粉做的点心,加了新鲜玉米粒,甜味全靠玉米本身;卖米糕的人用纱布罩着米糕,怕表面变干,只在有人买时掀开,豆腐干大小的米糕是薄薄的两片,夹着一层近乎点缀的豆沙;喜洲粑粑直接用砂糖做馅,比它更甜的是破酥包子,也就是糖包子。

中学毕业后到上海之后,最吸引我的是外婆家附近的糕团店。有时糕团刚出炉,到手仍然温热。条头糕里的豆沙带着桂花香;双团是豆沙和芝麻馅的二重奏;春天的青团,颜色娇俏可爱……十五六岁,我很快把自己吃成一只球。对甜食的爱好并不因体重受到影响,当我开始工作,有了在咖啡馆吃西式甜点的经验,更多的快乐在每一次与甜食的邂逅间发生。

然而人一生中所能

吃的甜食,估计是有额度的。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,每当去旅游,我不再把当地的知名糕点店放进心愿清单。甜点虽然热衷于做戚风,但几乎只为朋友们做,自己偶尔跟着吃一口。

和旧同事们坐在涮羊肉氤氲的热气中,我想起在出版社的日子,每当春节过完,办公室有同事带来的吃食,宁波年糕、崇明糕,都是自家做的。编务在办公室用电炖锅蒸年糕,撒上糖,给大家当作下午茶。十多年过去了,做下午茶的编务早已退休,聚会的四个人当中,一个兜兜转转回到出版界,做新媒体,另外三人有的上班有的在家,都算是从事与书有关的工作。阅读何尝不是生命中的一种甜?这个时代,摄取精神甘甜的渠道太多,书的份额被挤压到很小。不过就像我重新开始做烘焙,或许你也会因为某本书,与阅读的快乐重逢。

寻根

曹旭

星垂大象足千秋,三十功名更上游。但为寻根集此地,八方妙笔会中州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有河岸的地方,总成风景。跟朋友来到青浦某乡的这个新景区。蜿蜒的河流,葱茏的绿树,沿着河岸,穿过木桥,走一个来回也没有多少路,袖珍的世外桃源,一边是农民自造的幢幢三层小楼,另一边是一家家比邻的茶室咖啡室。我们挑中了一家室外有着橙色顶棚,顶棚下布置着木头桌椅的咖啡室。店招上写:咖啡现磨,蛋糕今做。

老咖啡客也挑不出端上来的新鲜咖啡的毛病,说,比星巴克的好。我们笑他是园子里的鲜花、身上晒着的太阳,美化了他的口感。而点了蛋糕的那位,还没吃完,就又点了两块,诱惑节制甜食的女士。“连蛋糕上点缀的水果也毫不含糊呢!”

两位年轻的女子,是如何在这典型的郊外经营一派都市风的咖啡店呢?刚刚在对岸农家的园子,看中了她们种的青菜。一个脸色微黑的老妈妈,笑吟吟地满足了我的要求,卖给我一大袋刚摘下的青菜,只收了20元钱。咖啡,青

菜,多重收获。乡村,都市,一天感受。

以前都市里的村庄少见稀罕;如今,村庄里的都市无处不在。

武汉的表哥从小在奉贤长大,退休了回来参加中学母校的百年校庆。家族里他的同辈与小辈簇拥着他们一家三口参观新奉贤。在昔日的农田变成了一派水景的“上海之鱼”上,是那著名的五星级酒店的,由市区连锁到了乡下。然而,这里还是乡下吗?酒店的高度与河面的宽度正有着令人舒适的比例。远看,酒店就像一艘航行的船。听说,春节时分,就是三位数的房价,仍是订不上一个房间。宽敞摩登的大堂,下午茶包括了英式三层精美点心。隔着落地玻璃门,看绿树,品好茶,不知身至何处。

与星级酒店隔水对望的,是一家咖啡店。四周玻璃门的外围是一根根

细长的直条原木。里头的人往外看,或者外面的人往里瞧,都是影影绰绰。属于都市的温馨分寸与疏离之感,是设计得这样好呵!“水果燕麦酸奶碗配果酱。香煎鸡肉牛油果藜麦能量碗。”——每个字都击中味蕾,那似乎都是城市里小资的餐单。我们在长方形餐桌上喝咖啡,前方矗立的电子屏是美丽的捷克街景。真害怕那个屏会滚动,瞬间变幻有信息量,但它会破坏宁静。捷克的街景,久久地停驻,它仿佛知道你在这家店的需求。

遮阳篷,露天椅,这是咖啡店的外围。草木扶苏,桌面洁净,再走下几个水泥台阶,就是金海湖的湖边了。“上海之鱼”上除了五星级酒店,也有别的造型新颖的酒店。听说它只做婚宴。五一,国庆,春节……“平日情愿空着,也不做生意?想必是婚宴的量已经足够。”

那些村庄里的都市

南妮

“可不是。”上海,波光粼粼伴着婚纱摄影,市区的新娘新郎也趋之若鹜吧。曾在奉贤的一个节庆,听到了上海轻音乐团的演唱。《红旗飘飘》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,罗雨、李欣玫等著名歌手在市区都看不到的精彩演出,在乡镇的露天广场欣赏到了。

洁净,时尚,丰富,有品位,属于都市的元素,如今,农村都有。某一天,路过宝山区的高镜镇,在江杨南路高西路转角大树掩映下的亭子里,听到雄壮的萨克斯管的美妙乐音。几位老大爷各持吹奏乐器,正在那里玩嗨。他们对音乐的投入,与吴江路这几天投放的音乐电子屏一样,其欢快皆表达着对春节与春天的喜悦。街上的音乐是幸福生活的一种氛围。

“可不是。”上海,波光粼粼伴着婚纱摄影,市区的新娘新郎也趋之若鹜吧。曾在奉贤的一个节庆,听到了上海轻音乐团的演唱。《红旗飘飘》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,罗雨、李欣玫等著名歌手在市区都看不到的精彩演出,在乡镇的露天广场欣赏到了。

洁净,时尚,丰富,有品位,属于都市的元素,如今,农村都有。某一天,路过宝山区的高镜镇,在江杨南路高西路转角大树掩映下的亭子里,听到雄壮的萨克斯管的美妙乐音。几位老大爷各持吹奏乐器,正在那里玩嗨。他们对音乐的投入,与吴江路这几天投放的音乐电子屏一样,其欢快皆表达着对春节与春天的喜悦。街上的音乐是幸福生活的一种氛围。

十日谈

人随春好

春=三+人+日。三人为众,众人追随的日子,当然日日是好日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管理学大师彼得·德鲁克的文学作品《旁观者》收录了这样一个故事:亚特兰蒂斯的水手——水手见识过真正的生活,能够辨认生活的真伪,确保不在生活中沉没。这一句话为《亚特兰蒂斯的水手》这部书灌入了灵魂。于读者而言,世界喧嚣,书籍就像一叶扁舟,让我们像水手一样不至于在浩渺大海中迷失、沉没。

阅读是一次精神的远游,也是一次深入内心的对话。从《其实不识字》到《十九日谈:古诗十九首里的英雄与生活》再到《亚特兰蒂斯的水手》,学者、读书人杨无锐带给我们的深读与思考,是在晒曝现世的阅读溯源,阅读是答疑解惑的过程。

杨无锐在《亚特兰蒂斯的水手》(以下称《水手》)一开始就直面古往今来“四十不惑”中的“惑”,直陈人生之“惑”,从古今中外十位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家的文字中寻找解惑的钥匙,与读者一起抽丝剥茧,为自己解惑,也带着读者解惑。

《水手》收录了作者对十位作家的十篇阅读札记,十篇札记在四年间写就。作者打破学科限制,选择十位作家,让读者在文学、哲学、历史、管理学等开阔世界中逡巡,初读颇觉繁杂甚至有格涩之感,再读会禁不住把每一篇文字认真品咂。十篇札记就像十块精心挑选拼合起来的下午茶甜品,模样味道各有千秋,如春花秋月,各有美意。

对这十位作家的十篇阅读定位,对作家和书籍的选择理由,是作者四十岁时问自己的一个问题:如何过好这一生?这是一个可以称为“华而不实”的问题,也可以称为一个“徒增烦恼”的问题,是一次勇敢的自我挑战和发问,抑或是对已走过人生路程的总结:读了那么多的书,却那个遥远的路,前路依旧遥远且迷雾重重,如何过好这一生?

古人的“不惑”边界被当下的多元信息打破,没有了边界,“惑”便无处不在。敢于向困惑挑战和发问,带着问题进入阅读世界,让阅读本身答疑解惑,未尝不是一次聪明且扎实的尝试。就像作者所说,好书都有一种说服的力量。写这本书唯一的目的是一个好普通读者的自我教育。恰巧,自谦的作者能够把故事讲得极好。他的文字能够嚼着读,所以,理让更多爱书人看到。

在阅读中,我喜欢那些能够指引我前行的书,从一本书抵达更多本书,显然,这个基本诉求达到了。《水手》能够加长我们的阅读清单,丰富阅读谱系,但它的意旨不止于此。如卡内蒂、米沃什、迪伦马特等大家熟悉的作家,杨无锐给出了我们看似陌生的解读;那些初次谋面的作家,他带给我们深入思想、跨越边界的解读。他从文学角度解读彼得·德鲁克,从教育核心直面柏拉图,从生命本身去考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,他探寻生命的虚无感和疑惑感,以及那些为了顺应或者对抗虚无和疑惑的作者,让我一次次返回文字本身,去看作者透过文字来剖析“困惑”的问题,去与朋友无阻隔地“晾晒困惑”,一个敢于晾晒自己的无助甚至疑惑的人,当以兄弟相称(借用作者语),自己十分珍惜。

同时,杨无锐引我们进入一个偏于思考的甚至有些小众的阅读路径,就像进入曲径通幽处,带着探秘的思路去找寻属于自己的阅读感。所以,阅读这本书是需要跨越门槛的,好看的风光都在偏僻险远的地方,好看的内容也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一般阅读,是一本书抵达更多本书的过程,是一种与内容相遇相识的过程。跟随杨无锐的阅读,在这层基础体验之上,还给你设定了更高的考验:熟悉一位作者的全部作品,通晓作品的逻辑,然后与作者的思想对话。

如果生活或者现实不能给出答案,或许阅读书籍会给出万千种答案,也给我们选择的机会,抑或仅仅是回答自己“疑惑”的机会。就像我们的人生,一直需要我们去探寻,去求索我们所认为的答案,做自己生命的水手,站立在阅读的扁舟之上。

不惑之年,做自己生命的水手 王小凤